

電影劇本叢書

# 殺人的喜劇

卓別林 著



藝術出版社

電影劇本叢書

電影藝術編譯社編

殺 人 的 喜 劇

(凡尔杜先生)

查利·卓別林著

金人譯

藝 術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 殺人的喜劇

查利·卓別林著  
金 人 譯  
電影藝術編譯社編

\*

藝 術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八號)

北京東四大街榮胡同四號

機 械 工 業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名：(72) 字數：101 字

開本 31''×43'' 1/32 印張 5  $\frac{5}{8}$  插頁 2

一九五六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3000

定價(6) 0.65 元

CHARLES CHAPLIN  
Monsieur Verdoux

---

根据苏联‘新世界’雜誌1947年12月号

М·Абкина 俄譯文譯出。

內容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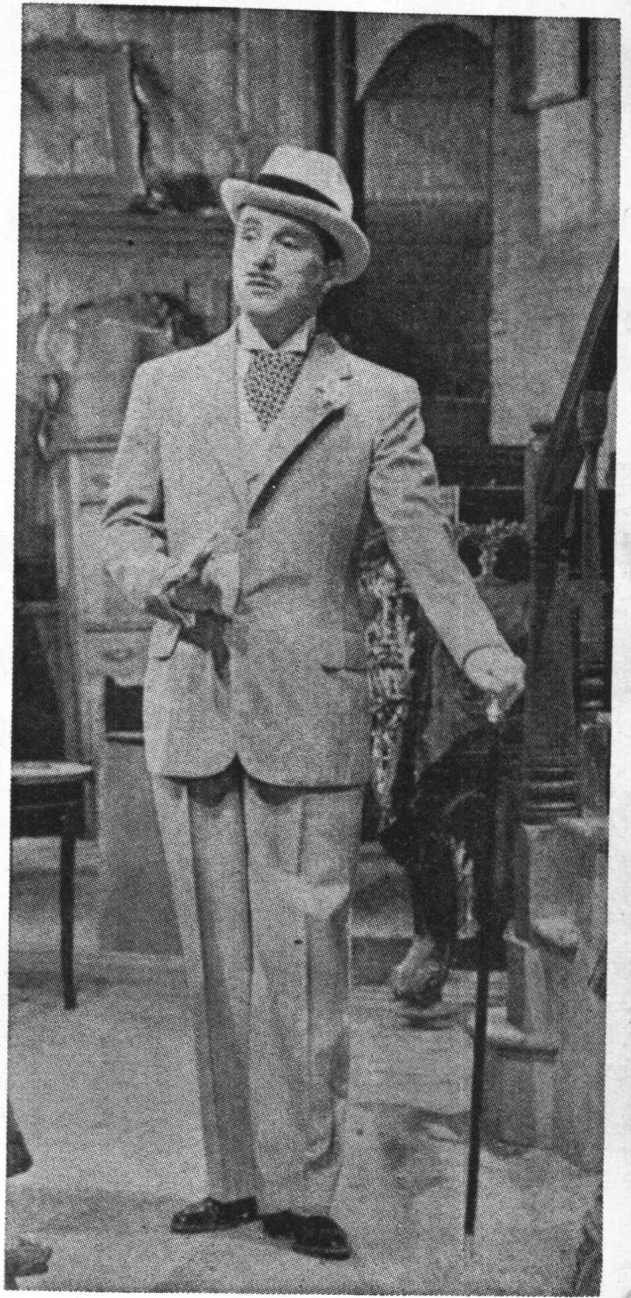
天才的藝術家卓別林在這個劇本裏通過一个小人物安利·凡尔杜的可怕的命运，無情地暴露和抨擊了醜惡、殘酷、腐朽的資本主义社会制度。

安利·凡尔杜原來是巴黎一家銀行的會計，他忠心耿耿地工作了二十五年，每天數着‘別人的錢’，可是在經濟危机的時候，他却被踢出了銀行；他有生病的妻子、年幼的兒子，餓死的恐慌隨時在威脅着他。於是凡尔杜变成了殺人犯。他引誘一些股富的孀婦，然後就謀殺和劫奪她們。作者通過自己的人物說道：‘……至於說到“大量殺人”……難道在我們的世界不是受到鼓勵的嗎？難道我們不是在準備大規模消滅人類的万能武器嗎？……’卓別林在這裏對於華爾街提出了憤怒的控訴。

這是一部被一切反動力量、大財閥、戰爭販子們所憎恨，而被所有愛好和平的進步人類所熱愛和讚揚的電影文学作品。



安利·凡尔杜



安利·凡尔杜

### 通庫悅酒店的門

隔着玻璃可以朦朧看見櫥窗裏面的大小不同和各式各样的酒瓶子。

銀幕上出現字幕：

「庫悅的家……北法蘭西的一個小城鎮。」

### 庫悅家的飯廳

窗戶上高高掛着一個鳥籠子，屋子主人皮耶爾正躺在沙發上打呼嚕。他的妻弟，尙，是個相貌不惹人歡喜的少年，正坐在桌子旁邊看書。他扭轉身，推了皮耶爾一下子，叫他不要打呼嚕，後來不能忍耐地跳起來，搬起自己的椅子，挪到屋子的深處去。梨娜和卡尔洛塔坐在壁爐旁邊的沙發上打毛衣。卡尔洛塔是皮耶爾的老婆，是一個三十五歲，非常肥胖而又脆弱的婦人。她的姐姐梨娜四十歲，又瘦又高，一張土白色的臉，動作遲緩。另外一個妹妹叫菲芭，是個活潑的小胖子，正在收拾桌子。梨娜走到桌前，想幫她的忙。尙坐到食物櫥的旁邊。這時聽見從街上傳來的鈴聲。蜷臥在壁爐旁邊地板上的狗吠叫起來。略停。

卡尔洛塔：尙！

尙：（怒冲冲地）啊，你要幹什麼？

卡尔洛塔：这是信差……（略停）也許是姐姐捎來的信。

尙：（諷刺地，眼睛沒離開書本）可能是。

卡尔洛塔：难道你不能把書放下一會兒，去看看是誰來啦嗎？

尙：不行，我不能。

梨娜：你这样回答姐姐的話，也不嫌害羞！

尙：閉上你的狗嘴，不要在屋裏颺過堂風！

菲芭：為什麼你不做告訴你的事？

尙：哼，住口！

卡尔洛塔：和他說話沒有用处，菲芭……他什麼事都不願做。

菲芭：这样就該強迫他做！

尙：（沒離開書本）有趣，誰能強迫我做這種事呀？

梨娜：如果父親活着的話，他就会把你嚴加管教一頓！

她把桌上裝着傢伙的托盤端走。走过尙的跟前，他的腿伸在外頭，絆了她一下子。



梨娜：把你的大腳丫子拿開……把整個地板都遮住啦！……

尙：好像有人說過……你的腳（看梨娜的腳）就不是腳，簡直是真正的坦克車！

卡尔洛塔：（提高聲調）起來，做你應做的事去！喂！……

尙：（腦袋向皮耶爾點了一下）派你的老公去吧……我可是正忙哪：你瞧，我看書哪。

菲芭：去他的，卡尔洛塔……我去。（尙尙）哎喲，你呀，懶蛋！

菲芭轉身向梨娜，从桌子上掉下了一隻調羹。当她俯身去拾調羹的時候，梨娜把桌子上裝着傢伙的大托盤端起來。菲芭一抬身，腦袋从下面撞在托盤上，托盤飛到地板上去，兩個盤子和湯碗打成了碎片。

菲芭：就是这样！你們瞧，他幹的是什麼事！

尙：好啦，你們什麼都怨我！

菲芭：（拾起托盤，把它轉交給梨娜）哪，端穩點……

卡尔洛塔：如果你去取信，這件事根本就不会發生啦。

梨娜：菲芭，不論怎麼說，你也該小心點……

菲芭：（收拾地板上的碎盤子，把它們放進托盤）這是意想不到的事……我沒有錯。

梨娜：你往哪兒走，總得要看看……

菲芭：這事和我有什麼關係？你自個兒攔住道……

梨娜：好啦，別喊叫啦。

菲芭：你也別找我的麻煩啦。

從梨娜手裏的托盤上滴下油湯來，滴到皮耶爾身上。他醒來。

皮耶爾：他媽的……你小心點兒，老混蛋！

梨娜：你不能客氣點嗎？我不是你的老婆。

皮耶爾：活該！我有一個已經够受啦！

卡爾洛塔從桌子上撈起一隻盤子，把它向地上一扔。

卡爾洛塔：够啦！住口吧！立刻住口！

大家都沉默地向她望着。卡爾洛塔可着嗓子叫。

卡爾洛塔：尙！立刻去把信拿來，沒用的孩子！

尙：哎呀，快把我從這個瘋人院攆出去吧，他們這兒總是罵我！

出去。其餘的人們都回來做以前的工作。皮耶爾压制着打嗝兒。

皮耶爾：我的藥丸在哪兒？

卡爾洛塔：在飯櫥裏。

皮耶尔：（吃完药）你们为什麼这样吵鬧？

尙走進，把信扔到桌子上。

尙：巴黎國家銀行來的。

卡尔洛塔打開信封，从裏面掏出另一封沒拆開的信和銀行通知書。讀。梨娜和菲芭也隔着她的肩膀看。

梨娜：（略停之後）我早就知道是這麼回事！

皮耶尔：什麼事？

卡尔洛塔：銀行把咱們的信退回來啦。

皮耶尔：什麼信？

卡尔洛塔：給賽麗瑪的信。銀行通知說，她把款取走啦，戶头已經取消啦。她連自己的住址都沒留。

把信紙交給皮耶尔。皮耶尔仔細地讀着。

菲芭：应当報告警察！

皮耶尔：（繼續讀）為什麼？

菲芭：啊呀！我的天，這可真不像是賽麗瑪——瞞着自己的親人。這一定有什麼不妙的

事。

皮耶尔：（把信放在桌上）別替她担心吧。她是不需要監護人的。

梨娜：哼，別說了吧……五十歲的女人跑到巴黎去，嫁給一個認識不過兩星期的人。

皮耶尔：別爲了這事跑到警察局去吧！

卡尔洛塔：可是已經三個月沒聽到她一點兒消息啦！

皮耶尔：這有什麼？她正在度蜜月。

梨娜：什麼他媽的蜜月！

尙：能和賽麗瑪相處這三個月的人本事可真不小！

梨娜：我不喜歡她把銀行裏的錢都取走。這很不像她！

尙：錢哪，當然現在都到了那個人手裏啦！

皮耶尔：哼，不會，從賽麗瑪手裏弄到錢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兒！

菲芭：可是看吧，他已經達到目的啦；她爲了他拋掉自己的家，拋掉咱們大家，把小鋪

子也出兌啦，而且嫁了他……所有這一切前後只不過兩星期呀！

尙：我很想瞭解瞭解他是怎麼搞的。

皮耶尔：你們想要控告他，要知道你們連一次面也沒見過他。

梨娜：这个嫌疑就足够啦！是老实人就不会躲避開我們。

菲芭：我覺得發生了可怕的事情！

皮耶尔：噢，我可討厭你們啦！照你們的想法，如果賽麗瑪不寫信來，就是已經把她搶光了或者把她殺死了嗎？

卡尔洛塔：誰也沒有說過殺死她的話！

梨娜：我們可希望她活着。

菲芭：不行，应当馬上報告警察！

皮耶尔：請你們再等幾天。簡直是神經病！

卡尔洛塔：好吧，皮耶尔的話很对。咱們等兩天。如果那時候再接不到她的信，咱們就

報告警察。

皮耶尔：我們還有这个新丈夫的一張像片呢。你們把他藏到哪兒去啦？

卡尔洛塔：尙，到碗櫃下面的抽屜裏去找找。

尙已經又沉迷到書本裏去了。他坐在离碗櫃很近的地方。虽然很近，他却想反对一下，不过

又想了一想。他沒有站起來，俯下身去，拉出下面的抽屜。

尙：这不是像片！

把像片扔給皮耶尔。皮耶尔仔細地研究像片，婦人們都隔着他的肩望着。

尙：一隻奇怪的鳥！

皮耶尔：要是这样的外表，能塞給顧客些貨物，那真得是个伶俐的買賣人哩。

銀幕上出現像片。

音樂。

小別墅。白天

字幕：「法蘭西南部的一座小別墅。」

別墅的花園

凡尔杜流露着真正藝術家的趣味正在剪一叢玫瑰花。他一叢又一叢地移動過去。花園深处可以看見一隻不很大的焚燬垃圾用的爐子。

鄰近的花園裏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男人：到什麼時候他这个爐子才能燒完呢？好像它已經冒了三天烟了吧？

女人：是的。就是為了這我有三天不能把襯衣搭出來晒啦。

又是花園

凡尔杜剪完玫瑰花，向屋子走去。看見一條正沿小徑爬着的青虫子。

凡尔杜：小东西，如果你不小心的話，会有人踏到你身上的。

他把青虫子放在隣居的柵板上，走進屋子。

### 过道裏

靠牆的五斗櫥上有个花瓶，还有一面鏡子。凡尔杜把玫瑰花插進花瓶去。他手裏擎着一朵玫瑰，不住氣地聞嗅。对着鏡子照着自己身上，這時有敲門声音。凡尔杜在開門之前，先对鎖孔看了看。原來是郵差來了。凡尔杜安下心去，開開門。

郵差：賽麗瑪·華尔耐夫人住在這兒嗎？

凡尔杜：是住在這兒。

郵差：有她一封挂号信。

凡尔杜：（接信，想要簽字）好，謝謝。

郵差：对不起，老爺，要華尔耐夫人親自簽字。

凡尔杜：那麼……請等一下。（上樓）

### 浴室

凡尔杜進。

凡尔杜：（大声）賽麗瑪，小親親……有你一封挂号信，我的天使。要簽字……不，不，

你就在浴室裏吧……親愛的，只要擦擦手，簽字就行……給你鋼筆……小心，你可不要受涼啊！……

在收據上簽過字，走出。

過道

凡尔杜：這，請收下……

把收據遞給郵差，從他手裏接過信。然後從褲子口袋裏掏出錢包，給郵差兩個苏●的賞錢。

郵差：（必恭必敬地行禮）謝謝……再見。

凡尔杜：再見。

郵差下。凡尔杜到飯廳裏去。

飯廳

凡尔杜走進飯廳，坐在寫字台前。打開信封，掏出一搭子鈔票——六千法郎。然後讀信。信的內容：

「華尔耐女士：根據您的請求，特將六千法郎匯上，貴戶存於本行之款業經清結，一併通知。馬賽銀行。」

凡尔杜讀完信就數錢，用銀行職員那種伶俐姿勢，用細手指頭迅速數鈔票。把它們數了兩次，走進前客堂去。



### 前客堂

凡尔杜進，走近電話前。

凡尔杜：長途台，請掛……喂，要巴黎交易所巴倫格公司的賬房……土倫要的；我的號碼是八四六零……很好。

掛上听筒，走到飯廳裏去。

### 飯廳

凡尔杜進，透露着滿意的神情擦手。他坐在鋼琴旁邊，開始彈起匈牙利李斯特流行曲的快調子。但是只彈了幾拍子，猛然中斷，傾听一下。听見一种奇怪的敲打声——彷彿是鋼琴內部的回声。凡尔杜又彈起來，但是敲声繼續不斷。現在很清楚，声音好像是从屋子外邊傳來的。

凡尔杜一點声音也沒有地从鋼琴旁邊站起來，傾听一下，慢慢地从屋內走出。

### 廚房

凡尔杜進，看見窗外有个老太婆在敲窗玻璃。他開門。

路易絲：早安，老爺。

凡尔杜：您好。